

<<我们拿爱情没办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们拿爱情没办法>>

13位ISBN编号：9787806813331

10位ISBN编号：7806813330

出版时间：2004-01

出版时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作者：阿城 陈村

页数：416

字数：23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我们拿爱情没办法>>

内容概要

《我们拿爱情没办法》是由中国纯文学杂志《收获》的对话栏目结集而成，收录了该专栏历时两年共计十二篇对谈录——二十一岁就瘫痪的央铁生感恩残疾带给他的生死感悟；决定参加网恋的林白特别渴望创作情色长篇小说；一直画人的朱德庸从小就不喜欢人；八十岁的连环画家贺友直老先生最欢喜荡马路，去旧货商店拣顶好的表看；已经是“狼外婆”的舒婷回忆顾城当年的贫穷与可怜；姜文非得到能闻到味的程度才开拍电影……

<<我们拿爱情没办法>>

作者简介

阿城，中国在近当代推翻来推翻去，百年来少积累，多破坏，五千年的中国，中国人自己都快找不到了。

<<我们拿爱情没办法>>

书籍目录

我在哪里活着我们拿爱情没办法你快乐吗？

老市民的旧上海美好的中文我已是狼外婆周勤如对阿城姜文对阿城孙晓云对阿城倪军对阿城洪晃对阿城马延红对刘小东对阿城

<<我们拿爱情没办法>>

章节摘录

史铁生：你完全可以像一些特异功能似的，你完全可以想象再有另外的生命是和我们这个空间重叠着，只不过是我們不能发现它而已，它在流传着另外样式的消息。

咱们宇宙的，霍金讲因为宇宙的诞生，或者叫大爆炸，才有了我们这个世界的所谓空间和时间这个概念，这种东西产生于宇宙诞生之后，并不是宇宙在这个空间和时间里诞生了。

这个空间和时间恰恰是我们这个宇宙的一部分，所能感知的东西。

那么我们不能感知的东西，那种消息，借助另外的一种媒体在传扬，他们也是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有可能在哪儿，就跟我们重叠的。

因此有的人可能不小心掉到那里边去了，于是就有了特异功能。

陈 村：这个都是猜测的，猜测另外一个世界，猜测另外什么，这是一种疑虑。

我们一边活着一边不是很踏实，你会想到很远那山，很外面的事情…… 史铁生：这个猜测呢也是我们的一种目的，是某些人的一种处境，但最后想来想去，就是生命是永远不息止的，那么这个消息永远在要求着一个个生命的，那么这生命就是永远走不到头了，那么我们干吗来了？而且一切都可能是写好了的，好像我们就剩了玩牌的乐趣，玩牌的乐趣和对这个牌局，对上帝的意图，(陈村：出牌的人

)这，我想就是，这个可能就是叫做对上帝的感恩了。

就是说你在这儿，你要在这里头玩好。

(磁带翻面) 陈 村：再说一个很好玩儿的事儿，那个事情，那个干细胞能够克隆出那个多利。

这个事情里边，就是说它有一个东西是违反我们平时的那种常识的。

就是说它在这一个小小的点上，在任何一个小小的同样的点上，都包含着所有的信息。

那么在我们所玩的，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去推想，就是一滴水里看世界的，就是我们在吃的苹果里面，我们在玩的这个最简单的最不堪的 最什么的游戏里边，都包含着同样的事实，就是说。

史铁生：所以他那个预测的那个事。

印度有一个神庙里头，它那儿有一个宝石编成的网，它的意思就是每一个宝石里都有所有的宝石，所有的宝石里头都有这一个宝石。

确实是这么一个，没法孤立的，要不就说咱们是一个片断呢。

这一个片断拿出来看，谁也看不懂，它必须放到那个大乐章里边儿去，它才成了一个音。

陈 村：你从人类的那种状态讲，一个鲁滨逊，当然他还有一个礼拜五，所谓的一个社会。

如果说就是那么一个人，在一个孤岛上，他作为人是没意义的。

(史铁生：没意义。

就不存在。

)就不存在这个叫人的，好像是有这个物种，但是这个是没有用的。

史铁生：没用。

没用。

那也是人们设想出来的一个抽象的东西。

抽象说，在一个孤岛上他有一个人，他可以活。

实际上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个物种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他是一个物种，这个物种就没法这个延续。

陈 村：这个东西就变成不必的了。

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我在想就有很多层次：比如你细胞是一个层次，细胞再下面也是，这么一层的过来。

我们人，我们所关注的就是人这一层，像我你他什么的。

这一层人，我们这么多的人诞生出来以后演一个戏，这么大的一大群，你刚才讲的大蚂蚁，我们这一大群蚂蚁，飞演这个戏。

我们这一群蚂蚁呢又变成一个核，然后再跟另外的东西挤在一起。

史铁生：这个，可能是一个无限的一个等级，无限的一个，就是太极。

<<我们拿爱情没办法>>

无极即太极。

陈 村：这么一层层地堆积，但是我们因为自己活着的局限，我们只能够看到这一层。

史铁生：对，这一层我们所以能看到，是我们的肉体能够适应或者能够感觉到它的频率。你说这时间，这时间有一种限定的频率，我们适合这样的频率，在这样的平衡里头我们可以诞生，如果换一种平衡呢，可能就是所谓的特异功能了。

陈 村：但是特异功能所能看到的也是一点，如果有的话，他能够看到的…… 史铁生：不过我们是坐在前头，他是另外一个，他是稍微差一点…… 陈 村：他有点杂音，有点什么……

史铁生：他有点儿串音了，他到了另外一个频道里的意思。

陈 村：就说你的看不到。

我举个例子，我们登山吧，人都有个冲动，什么都想看得更多，无论是历史是什么。

登山，爬得越高，但是地球就是弯的。

这个局限使得你不能看到，古人是不知道这事的，他以为地球是平的，你目力不济不能看到，其实你本质上最终你就是不能看到的。

史铁生：这就是说那个通天塔。

你搭不到天堂。

陈 村：一次次都很荒谬。

揭示了人类的好玩的东西。

就比如说上下天地。

我们现在是知道，无所谓上下，整地球在那里瞎滚，太阳系也不知道在哪里瞎滚。

哪儿有什么上下？ 史铁生：只要我所在的地方永远是中心，上下左右都是无限的。

陈 村：在人类远古传下来的，上是好的，下是不好的，什么什么的这些差别。

林 白：还是得出来。

陈 村：男人得出去靠在别人胸上，女人给别人按摩。

社会化了，给点钱。

林 白：经济上独立，人生有自主权，感觉好得多了。

陈 村：当被分离出来以后，比如保姆，人们觉得很合理，给过工资了，大家就平衡了。

老婆会烦你。

也有种不平等。

生活中家庭中不平等被反抗以后，也有不平等，商业社会里改为用金钱来平衡了。

林 白：可以发泄，换个地方，总比一辈子受一个男人的气好些。

受婆婆的气，一分钱也没有，买个抹手的东西也找你要钱。

哪怕受老板的气，受一个月气，就可以两个月不干活。

陈 村：中国和西方不同，西方有“性工作”。

如果也放开的话，有人找妓女提供很多满足。

如果连性都要在家庭以外完成，愉悦要求，这家庭越来越没必要了。

林 白：还有情感。

陈 村：还有什么情感？性是爱情婚姻的基础，性都被剥离，以前所谓的好东西，谈恋爱如胶似漆，罗密欧朱丽叶在床上翻滚，好东西一一都没了，而负担还在家庭中，共同养家，外面受了气在家里发泄。

不良习气，抽烟喝酒赌博。

在家里留下垃圾，对人生积极健康的出于人的本能的正常的需求在外面解决。

这家庭有什么用？ 林 白：它就是你的一个根啊，它放着你一个个亲人。

在世界上，人和人之间没这个东西，你完全是漂的。

你找到一个妓女，你情感上没一个着落。

你母亲是要离开这世界的，女儿要嫁另一个男人的。

你老婆跟你有很深的感情，很多东西是一手建立起来的。

这是你的根。

<<我们拿爱情没办法>>

陈 村：就是中国人讲的恩。

一夜夫妻百日恩。

林 白：(有点激动)不仅仅是一夜夫妻。

房子是你们一起盖的，窗帘是你们一起去买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你们慢慢建立起来的。

《小王子》，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写的童话，里面的狐狸跟王子说：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不需要我，我也不需要你，你来不来我也不激动，如果你驯养我，咱们就会互相需要，你对我来说是惟一的，我对你来说也是惟一的。

每天你在固定的时候出现，一步步朝我走近，跟我建立情感联系，这件事情很美妙。

本来你头发是黄色的，麦浪也是黄色的，我不吃麦子，我看到麦浪金黄的颜色无动于衷，但你驯养我后，看到金黄的麦子我就会想起你，我就会盼你来，我一想到你来，心里就会激动。

家庭就是你和家人互相驯养的地方，一起吃饭是一种驯养，一起睡觉也是一种驯养，一起做爱更是驯养。

你和妻子建立这种联系，对人生就有所留恋。

是你情感的一个根。

这很重要。

十年就这么过来了。

她是你很重要的一个根，是你情感的一个寄托。

随便一个女朋友，什么陈村老师这个那个的，过去了就漂过去了，她跟你老婆分量就是不一样的。

陈 村：你说得非常好。

但是，如果我把这样的话对一个将要出走的女性说，她能听我吗？决定我们行动的是情感还是利益，或者说，是情感还是理智？

林 白：有时候是感情，有时候又会是理智。

一个被生活打击的人，很容易是利益占上风。

陈 村：两个人生活十年，也可能把很多东西破坏了。

长期共同生活也可能积怨啊人。

生活出仇恨烦恼来了。

夫妻没有血缘关系，我和我妈，我妈打我两下没关系，老娘嘛，我拿她没办法。

过去是男权社会，它的办法是要女人齐眉举案。

家庭里不可能单赢。

我们在生活中要有明智的态度，现实性，不把不好的东西带回家，不把对方看成生意场上的要占你上风的，不把争斗带回家。

在这生活中，你说保持新鲜感给对方惊喜是不可能的，着眼点错了，应该在共同的什么上做文章，甚而可以市侩一些，把家拆了对谁也没好处。

不过，这样一来就是股份公司了。

越说离那个爱情越远。

林 白：很多事情都过去后，有一个家是好的，是人生的很大的一个依托。

假如独身生活，有一个母亲或一个孩子一起过是一样的。

跟完全是一个人孤身生活绝对不同，我在南宁八年，几乎完全是孤身生活的八年。

陈 村：我怀疑的是，当我们保留家庭躯壳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重要的，包括夫妻间的做爱，包括捶捶背，抚养儿子，生病相互照顾——如果这些内容全都被抽去了，变成买卖一样，你给我一斤我给你十两，家庭本身不是非常必要的。

林 白：家庭主要是给孩子提供一种保护。

陈 村：个人的要求，不一定是把家庭利益放在第一。

一面诱惑加强了，看一天电视看到的美女，比西门庆一辈子看的都多。

西门庆捏捏小脚都觉得淫荡，现在几乎是裸体的。

服装模特台上露胸是很文明的做法，小小的三角裤。

内衣外穿或不穿。

<<我们拿爱情没办法>>

这种破坏的诱惑性的东西增强了，对家庭稳固的东西呢？除了不安全以外，有担忧，它在威胁我们，如果这点都解除了，如果社会文明到保证不会饿死还有辆车等等，基本生活都可以过，那个家就有麻烦了。

现在，不结婚的人越来越多。

社会分工发达了，妇女解放了。

我住的地方，要什么东西打个电话就送来了。

家务劳动社会化了。

还有情感的需要，孩子需要一个父亲一个母亲，家庭就很完整。

要是别人家都没有父亲，他也觉得没关系，但别人完整他不完整就有问题。

孩子和家族有关。

现在人年轻时候厌烦家庭，生孩子以后反认同家庭价值了，外公外婆爷爷奶奶。

中国西化、开放化的过程中，我看到现有的家庭模式受到的挑战更大了。

现在在修改《婚姻法》，反正觉得出事了，你要压制它，因为那方面问题大了，离婚多了，婚外情多了。

人类也没办法。

看人类发展趋势，我猜，人最后大概也是群交的。

.....

<<我们拿爱情没办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